

犯 罪 推 理 小 说 必 读 之 作

九宗罪

之心理实验

Priest \ 著



有史以来最难破解的连环凶杀案

作家出版社

九宗罪 之 心理实验

Priest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九宗罪之心理实验 / Priest 著. —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4. 6

ISBN 978-7-5063-7363-0

I. ①九… II. ①P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8156号

九宗罪之心理实验

作者: Priest

责任编辑: 盖眉夫

装帧设计: 姚姚设计工作室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340 千

印 张: 20

版 次: 2014年6月第

印 次: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363-0

定 价: 35.80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第一章 宝 贝·····	001
第二章 琥 珀·····	038
第三章 绅 士·····	064
第四章 黑 岚·····	108
第五章 子夜谈·····	137



第六章 营 救.....153

第七章 花 窗.....169

第八章 恶 魔.....202

第九章 审判者.....247

第十章 大结局.....303

第一章 宝贝

每天下课的时候，儿童活动中心都会被接孩子的车堵个水泄不通。

男人刚下班就急匆匆地赶来。这天好像比平常还要拥堵一些，离路口还有两百多米，车就已经开不进去了。他看了一眼时间，焦躁地按了一下喇叭，立刻引起了旁边车的不满，一时间喇叭声此起彼伏，活像雨夜坑里的蛤蟆。

男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是得了“路怒症”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，关上车载音乐，下车向女儿下课出来的方向张望。

方才他心里怪别人家太娇惯孩子，可是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自己不也是一样？

如果可以的话，他不希望女儿多走一步路，可实在开不进去也没办法。想一想，女儿已经八岁了，让她自己走过来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

就在这时，前面不远的地方，熟悉的小影子一闪，男人立刻踮起脚尖冲那边挥手，提高声音叫了女儿的名字：“晶晶，爸爸在这里！”

周遭乱哄哄的，女孩小皮鞋的鞋带开了，她就在路口蹲下去系鞋带，也不知道听见了没有。

男人弯腰从车里取出手机，打电话给老婆报平安，“我接到她了，你放心吧……嗯嗯，有点堵车，一个小时吧……”

他总共不过和妻子说了三句话，然而等他挂断电话再抬起头的时候，却愕然发现方才还在路边系鞋带的女儿已经不见了！

男人连车都没顾上锁，大步往前走去，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逆流而行，叫着女儿的小名：“晶晶！晶晶！”

他身上马上沁出了一层汗，可是依然没有女儿的踪迹。

难道他没看见自己，方才从旁边走过去了？

可这里这么多人，她一个小孩儿，哪会走那么快？

或者是她看见了爸爸故意开个玩笑？还是她贪玩进了哪一家小店铺？

男人知道这是有可能的，他想，只要自己耐心地在原地等一会儿，装出生气的样子，说不定女儿就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吓他一跳。

然而不知道为什么，他越是这样想，心跳得就越快，以至于他突然生出某种极不祥的预感。

男人脚步顿了顿，又继续逆着人群往前走去，把路边每一家小店都翻了个遍，但是没有女儿，就是没有！

他的小女儿就在大庭广众、他自己眼皮底下凭空消失了！

—

这天几乎黑了，已经临近下班时间。一个双眼通红的男人闯进了警察局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我……我要报案！”

一个正准备下班的女警接待了他。她刚刚补过妆，对这种踩着下班点来找“麻烦”的人有几分不耐烦。几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后，出于职业素质，年轻的女警深吸了一口气，挤出了一个说得上友善的微笑，坐下来翻开记录本：“请问您有什么事？”

“我女儿，我女儿失踪了！”男人几乎坐不下来，整个人处于一种极端焦躁的状态，“就眨眼的工夫，她就在我眼前不见了，我，我……”

他突然重重地砸了一下桌子，随后就停不下来了，红着眼睛一下一下地用力砸着桌子：“这都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，我怎么就……”

这人简直疯了，女警吓了一跳，下意识地往后仰了一下躲开对方，嘴里还在“尽职尽责”地询问：“孩子多大？什么时候、什么地点、怎么丢的？她有什么体貌特征吗？”

男人大睁着双眼，完全陷入了自己的思绪里，对她的话充耳不闻。

女警只好试探性地伸出手，随后抓住他的肩膀，用力往下按了一下，“请您冷静点！”

男人嘴唇哆嗦着，被强行按下，他用力地搓着自己的手，“她快，快八岁了，今天去儿童活动中心上课，一个小时前我去接她……”

女警的脸瞬间严肃起来，“您说是一个小时？”

“嗯，帮帮我，求求你们帮帮我……”

女警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立刻扔下手里的笔，“您先坐一会儿，别着急，我需要跟上面汇报一下，您千万别着急！”

她说着，快步地走到饮水机前，急匆匆地倒了半杯水给他，放在桌上的时候不

小心溅出了一点，有些烫的水珠落在男人的手背上，可是他们俩谁也没注意到。

女警离开了接待室，然而她似乎在门口遇见了什么人，压低了声音和对方说话。男人起先没注意，后来敏锐地听到了“孩子”两个字，他就像是受到了惊扰的兔子一样，猛地抬起头来，下意识地侧过耳朵，仔细倾听。

“报案的，说又丢了一个孩子，这都第四个了……家属在我这儿，具体问题我马上询问，快去帮我联系一下专案组。”

门口那人大约也是个值班警察，应了一声，快步走了。他的脚步声渐远，女警舒了口气，转身推开办公室的门，却发现来报案的男人正站在门口不远的地方，死死地盯着她问：“你说第四个，第四个什么？前面的那几个孩子怎么样了？还……还活着吗？”

二

沈夜熙有三十来岁，正是年轻却不气盛的年纪，他是个高大英俊的“经典款”，小伙子往那一站，精神得让人眼前一亮。他走路的时候目不斜视、肩背挺直，身上穿的是便装，衬衫最上边的扣子打开着。他五官俊朗，嘴唇略薄，乍一看，像是个不大好亲近的人。

他不时与擦肩而过的人点头致意，手里拿着一份报告，走到局长办公室门口，刚要伸手敲门，门却从里面被拉开了，一个漂亮的长发女警抱着一沓报告急匆匆地往外走，险些和他撞个满怀。女警抬头见了，当场愣了一下，“沈队？”

沈夜熙露出一个笑容，他笑起来的时候，给人的距离感就忽然不见了，弯起来的眼睛显得特别的亲切，“怡宁，我来销假复职了。”

这位女警正是重案组的联络员安怡宁。她听了这话，眼睛几乎瞪成了杏核，上上下下地打量了沈夜熙一番，大叫道：“复职？沈夜熙，我看你是嫌命长。哪儿来的兽医同意你出院的，耗子药吃撑了吧？”

说着，安怡宁一把抓住男人的手臂，皱着眉把他往外推，“看看你身上那子弹眼，整个一个筛子，你是好不容易喝水不往外漏了吧？滚滚滚，从哪儿来回哪儿去，没你地球还不转啦？没事瞎逞能！”

沈夜熙无奈，由着她往后推了几步，小声训斥说：“别闹！”

这时，局长办公室传出一声轻咳，接着传出一句慢悠悠的话：“安怡宁，好狗不挡路，你别堵在门口让人家都进不来。”

办公室的门再一次打开，一个中年人走出来——好多人都说他们莫局不像干警察的，这人做事不紧不慢，人到中年，身材一点不走样，依然风度翩翩，本人也非常讲究，更像那种老奸巨猾的商务人士。

莫局瞪了安怡宁一眼，笑咪咪地看向沈夜熙，“回来了？”

沈夜熙赶紧把销假的报告递给他。

“莫局，咱局日子过不下去啦？连伤病员也得上阵了？”

“真多几个你这样的，我看离日子过不下去的那天也不远了。”莫局漫不经心地应了一句，从兜里摸出钢笔，“夜熙的伤怎么样了，你自己觉得现在回来工作撑得住吗？”

“碍不着什么。没事儿，我有分寸。”沈夜熙说。

莫局听了这句话，带着笑意看了他一眼，没再说什么，刷刷两下签了名。一边的安怡宁急了，“莫局，莫局，哎呀叔！你还真给他签？”

“不签怎么办，你们组让你带？能给带沟里去。”莫局签了字，直接丢在了安怡宁怀里，严厉地瞥了她一眼，“这火都烧眉毛了，你还在这耍嘴皮子，抓紧时间给我干活去，怎么哪儿都有你！”

沈夜熙一愣，“怎么，我们组有事？”

“让怡宁和你细说，”莫局正色道，“现在信息还没有对外公开，不过瞒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事影响太坏了，非弄得人心惶惶不可，我现在需要你立刻跟进，以最快的时间给我一个调查方案。”

得，屁股都没沾到局长办公室的椅子，就被赶出来干活了。

这就是鞠躬尽瘁的人民警察！

安怡宁叹了口气，一边并肩和沈夜熙往办公室那边赶，一边飞快地说：“这个月本市已经失踪了四个孩子了，一开始成立了专案组，到现在那帮饭桶也没查出个所以然来。昨天晚上又接到家长报警，说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丢了，专案组没头苍蝇似的整整搜索了一晚上，什么也没找着，结果今天凌晨有人报案，说在一个下水道口发现了死人，现场的人刚才发回报告，说死的正是昨天晚上失踪的那孩子。莫局早晨到这没干别的，拍桌子把专案组的负责人骂了个狗血喷头，方才正式下达通知，现在这事归我们管了。”

“大白天的别在背后议论别的同事。”沈夜熙轻轻咳嗽了一声，压低了声音，“失踪了四个，尸体只找到一具？”

“咱们的人正在附近搜索。”

“女孩的死因是什么？”

安怡宁从材料夹子里抽出一张照片，递到沈夜熙面前：“你看。”

照片的背景是黑黢黢的下水道口，一个小女孩带血的头颅面对着镜头，安怡宁说：“这其实不是完整的‘一具’尸体，到目前为止，我们只找到了她的头。”

沈夜熙抿抿嘴，一言不发地加快了走路的速度，安怡宁几乎要小跑着才能跟上他。他们俩走得太快，以致沈夜熙在楼道转角的时候，不小心撞上了一个端着滚烫咖啡的人。

一般人手上如果拿着热水被撞到的时候，都会下意识地往后躲，同时伸长胳膊把东西往外送，可是那人第一反应却是把胳膊横过来，正好挡在沈夜熙和泼出来的热咖啡中间，滚烫的液体全都洒在了他自己的手上，那人低低地“嘶”了一声。

沈夜熙一愣，“对不……”

“对不起对不起，是我没看路，没洒在你身上吧？”沈夜熙道歉的话还没说完，对方已经忙不迭地说了他想说的话。那人手忙脚乱地接过安怡宁递过来的面巾纸，擦拭烫得通红的手，有一点腼腆又有一点不好意思地冲他笑了一下。

这是个青年人，身上穿着件松松垮垮的黑衬衫，皮肤白得不像黄种人，头发颜色也不是纯黑，深棕色，稍微有一点自来卷，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。

对沈夜熙而言，这是张生面孔。

安怡宁赶紧指着沈夜熙介绍，“这就是咱们轻伤不下火线、光荣归来的队长沈夜熙。沈队，这位是新调过来工作的姜湖姜博士，常驻心理医生，办公室就在我们隔壁，隔壁还在装修，所以姜医生现在暂时在咱们办公室待几天。”

“心理医生？”

安怡宁点点头，“大家的压力都不小，自从……上次那件事以后……”

她的眉头轻轻地皱了一下，有点谨慎地观察了一下沈夜熙的表情，见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这才继续说：“莫局特意把姜博士调进来，随时关注大家的健康状况，也算职工福利。”

姜湖愣了一下，赶紧说：“啊，你好，你就是传说中的沈队？”

“传说中的——好像我已经作古了似的。”沈夜熙心想，同时，他露出标准的“八颗牙微笑”，客客气气地跟姜湖握了握手。为什么莫局会突然弄一个心理医生来，沈夜熙心知肚明，虽然没表现出来什么，但他心里多少有些别扭。

“眼下我们正好有一个案子要办，姜医生要不要一起参与讨论？”沈夜熙随口问。

“呃……我不会捣乱的，沈队对我也不用那么客气的。”姜湖跟在他身边，样子有点局促，低声说，“其实他们都叫我糰糊。”

这博士可别是日内瓦学派的儿童心理学博士吧？沈夜熙扫了他一眼，只觉得这

年轻人至多不过二十五六岁，大概因为眼镜太大的缘故，面部表情显得有些迷茫。

不知所谓，沈夜熙心想，把人挖来当吉祥物吗？

安怡宁用力敲了敲办公室的门，“都麻利点移驾会议室，来活了，快点快点！”

她一敲门，迎面就走出来一个男人，三十出头，长得说不上有多端正，可就是让人看着觉得顺眼。他一见到沈夜熙，脸上立刻露出惊喜的表情，大步走过来给了沈夜熙一个拥抱，狠狠地拍拍他的后背，“你可算是回来了。”

这回，沈夜熙脸上的笑容不掺假了，“君子。”

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来，都像是久别重逢一样地和沈夜熙打招呼。姜湖毫无存在感地默默站在一边，侧身让开路，等着他们过去。直到整个重案组的人一起往会议室走去，他才推了推眼镜，面带微笑地捧着他的咖啡，独自往窗明几净的办公室走去。

苏君子突然回过头来，“哎，小姜，自己挺没意思的，你要不要一起过来听听？”

沈夜熙背对着姜湖皱了皱眉，但是没说什么。

姜湖摇摇头，“不了，我不懂，不给你们添乱。”

他说完，缓步走进了空无一人的办公室，低头抿了一口咖啡。忽然，姜湖瞥见办公桌下面掉了一张纸，他弯腰捡起来，发现是一张犯罪现场的照片，是一个女童的头，落在掀开井盖的下水道附近，大概是方才安怡宁用力敲门的时候掉下来飘进屋里的。姜湖立刻追出去，却发现其他人已经不见了。

他叹了口气，坐回自己的临时办公桌，打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，似乎是毫不在意地把照片压在了桌角上，目不斜视地开始自己的工作。然而过了一会儿，姜湖到底还是忍不住看了一眼那照片，他几次三番地勉强自己把注意力收回到手头的文档上来，却都没有成功，二十分钟以后，姜湖终于放弃，拿起了那张阴森恐怖的现场照。

下水道口凌乱得很，周围是一段坑坑洼洼的路，因为偏僻而疏于打扫，显得很脏。但断头女孩的脸却非常干净，连脑后的辫子也一丝不乱，干净得有些诡异，与环境格格不入，头下压着一块有些破旧的布料。

什么人细致地擦干净了女孩的脸，甚至替她梳好头发？

做这些细致的事，是因为凶手在忏悔，还是这凶手是个女人？

下水道口是被人为打开的，如果只是抛尸，为什么凶手不把人头扔进去，而是扔在了外面？杀死一个孩子的动机有很多种，比如绑票撕票，和孩子父母结仇，或者凶手干脆就是个卑鄙的恋童癖者，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杀死她，为什么要把她的头砍下来？

斩首——常见于某些带有仪式性质的处决中，然而代入这里，却怎么都说不通。

姜湖有些苍白的手指敲打着桌子，慢慢闭上了眼睛。

三

“到目前为止，本月报上来的失踪儿童已经有四个了。”会议室里，安怡宁把孩子的照片一字排开，有男孩也有女孩，乍一看没有什么共同点，除了年纪都差不多大，“受害人集中在七到九岁的年龄段，多是普通中产家庭的小孩儿，家庭情况和父母社会关系也都不复杂，一般这样的孩子不是绑票勒索或者复仇的对象。”

“只针对一个年龄段的儿童下手，没有索要赎金的过程……这么听起来，我觉得像是恋童癖者或者人贩子。”

说这话的，是一个倒着坐在椅子上的青年。这人长着一双桃花眼，顾盼神飞，看人的眼神显得特别专注，和他对视两秒钟，就能让人生出一种他很深情的错觉来——这是市局“第一桃花男”盛遥，别人是找不着对象，只有这家伙是被不同的对象追得满世界乱窜。

“人贩子或者儿童绑架犯就算真的沾了人命，多半也是为了灭口。”安怡宁拿出了另一组照片，下水道旁边有各种各样的垃圾，她指着混杂在垃圾中间的女孩的头颅说：“你们看，死者的头是被很锋利的工具割下来的，其他部分还在继续搜索。可是诸位想想看，杀这么小的一个孩子需要这么麻烦？有点力气的成年人一只手就能把她掐死，为什么要特意把她的脑袋割下来？”

“等等，我有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如果只有这么一具尸体，”苏君子插话说，“我们现在假设其他的孩子都还活着，现实吗？”

安怡宁沉默了一会儿，“不能说完全不可能，但是我听莫局的意思是不抱什么希望了——张晶，就是被发现这个死者，她是四个孩子中最晚失踪的一个，昨天晚上失踪的，如果我们确定连续四起失踪案可以并案调查，凶手可能不会那么有耐心，留着其他的孩子。”

这时，一个三十岁左右的短发女警推门进来，细高的鞋跟急促地点着地面，手里拿着一沓材料，“我听莫局说了，那几个失踪孩子的相关材料我都找来了——哎，这不是夜熙吗，你怎么回来了？”

一直坐在旁边不吱声的沈夜熙冲她笑了笑，“怎么，杨姐，你也不欢迎我？”

“是啊，你特别不招人待见。”杨曼开了个玩笑，拿材料敲了他脑袋一下，目光转了一圈，“哎，小姜呢？”

沈夜熙不动声色地看了她一眼，“找他干什么，这又不是人家的职责范围。”

杨曼细长的眉皱了一下，小声嘀咕了一句，“听听也好啊，这孩子，怎么这么不合群呢——你们刚才说到哪了？”

“究竟有没有足够的依据并案调查。”沈夜熙问她，“几个孩子之间有什么联系吗？”

“有，先让我喘口气。”杨曼坐在旁边的椅子上，顺手捞过盛遥的杯子喝了口水。

盛遥睁大了桃花眼，“哎哟，这杯子我可得珍藏起来。”

杨曼照着他“桃花朵朵开”的珍贵后脑勺扇了一巴掌。

“这几个孩子住在本市不同的区，各自的父母基本没有过硬的社会关系，孩子本人也都就读于不同的学校，唯一的联系，就是失踪前曾是同一个合唱团的成员。”杨曼抽出一张纸，上了珠光指甲油的手指在上面点了点，“这个叫‘天使之家’的童声合唱团多次上过本地电视台，非常有名，好多家长都托关系花钱想把孩子塞进去。”

“我好像听说过……”苏君子托着下巴想了想，“或在电视上看到过？”

“儿童节目里出来过几次，挺红的。”盛遥冲苏君子眨眨眼，“跟着你女儿看过吧，模范爸爸？”

苏君子好脾气地笑了笑。

沈夜熙问：“这个合唱团的活动时间和案发时间有联系吗？”

“有，”杨曼抽出几张时间表递过去，“之前专案组的同事已经联系过合唱团的负责人了，因为每次孩子失踪前不久，正好都刚参加完合唱团演出。而且更为巧合的是，除了个别家长说不清楚孩子是在什么地方丢的，其他都确定地指出孩子的失踪地点距离合唱团不远，基本是在同一个街区。这么小的地方，这么高的频率，我个人认为不可能是巧合，可以认为是同一个人或者同一拨人做的。”

“合唱团的相关人员都调查过了？”

“嗯，没有犯罪记录，也没有其他精神异常史，并且基本都有不在场的证明。”杨曼的工作效率是出了名的，只要她说“查过”，无论别人怎么问，她都能对答如流。

盛遥捂脸，“美女，你好歹给我们这些没用的臭男人留点活路。”

众人笑了起来，盛遥继续被杨曼暴力镇压。

“下水道的盖子被人为撬开，如果是凶手干的，我不认为他是为了好玩，他为什么不把人头扔在里面反而扔在了外面？”沈夜熙声音沉沉地说。

这时，安怡宁的电话响了，她接起来，立时皱起了眉，片刻后，点头说：“嗯，

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们立刻派人过去。”

沈夜熙：“怎么？”

“咱们留在现场的人打电话说在下面的桥洞里发现了尸体。”

沈夜熙立刻站起来，“怡宁、君子，替我走访受害人家属，再次核实一下失踪儿童的具体背景，盛遥、杨姐，你们俩先去现场看一眼，我随后就到，我先去一趟那个合唱团，随时联系。”

盛遥晃晃悠悠地站起来，递了个飞吻给杨曼，“走了大美女，咱们去桥洞里约会。”

沈夜熙快步走进办公室提取公务车的钥匙，惊动了姜湖。这个陌生的、与周围的一切都显得格格不入的心理医生抬起头，礼貌地对他笑了一下，沈夜熙这才注意到，他手里拿着一张来自案发现场的照片。

“怡宁方才掉的。”姜湖站起来把照片递给他，不紧不慢地解释说，“本想给你们送过去，但是我不大熟悉环境，不是很清楚会议室在什么地方。”

沈夜熙接过来简单地应了一声，避开了和姜湖的眼神接触。

在他受伤住院的这段时间，前前后后地接受过好几位心理医生的评估，虽然一个个年纪不同、性别不同，可他们都有那么一双让人不舒服的、好像要把人看透一样的眼睛，说出口的每一句话都带着刺探的味道，随便闲聊两句也能安上个“非结构性诊断”的名称。

他举双手不欢迎姜湖的到来。

不过这位年轻得有些过分的姜医生也识趣，好像意识到自己不受欢迎，就那么默默地坐在一边，并不主动找他搭话，自己安安静静地翻阅着一本书，微卷的头发压过齐整的眉，黑框眼镜盖过了小半张脸，露出尖削的下巴。

这让沈夜熙觉得自己作为重案组的负责人显得有点不礼貌了，他从办公桌下面拎出一瓶矿泉水拧开灌了半瓶，随口问：“姜医生是刚毕业的吗，哪个大学的？”

“呃……啊？”姜湖愣了一下，说，“不，我拿到学位有几年了，刚从美国回来。”

“还有留学背景？”沈夜熙忍不住又看了他一眼，这可真是办公室里的最高学历了。

“嗯，我是华侨，家里除了我外公以外，都是中国人，外公是英国人。”沈夜熙注意到他的普通话听起来还算标准，音调轻柔，但语速很慢，而且咬字清晰得不大自然，像那种跟着“新闻联播”一个字一个字地学出来的。

沈夜熙“哦”了一声，他不大擅长和人搭话，也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别的话好

聊，只能敷衍道，“回来挺好的，咱们国内别的不说，就是比在外国吃那些半生不熟的东西来得舒心。这边有几个馆子不错，改天给你介绍介绍。刚回来没多长时间吧，生活上有什么困难、不适应的，就告诉我们一声，不要见外。”

姜湖抬起头来看看他，可能是因为被镜片挡着，沈夜熙摸不准他那目光的含义。片刻，只见姜湖微微笑了一下，客客气气地说：“谢谢你。”

沈夜熙拿了车钥匙，披上外衣大步走了。

姜湖偏过头去看窗外，外面是高而冰冷的建筑，清早的城市在苏醒，属于黑暗的罪恶开始慢慢爬出地面。

沈夜熙找到了“天使之家”合唱团的负责人，负责人是个姓牟的中年男子，带着副眼镜，头发留得挺长，说话声音不大，句尾喜欢带颤音，感情特别丰富，一说起来失踪的孩子们就激动，一激动就从兜里拿出块手绢，低头鼻涕眼泪一起抹。

“牟老师，我们有几个问题需要您配合一下……”

牟老师活像个水龙头，一听说警察是来专门调查失踪儿童案件的，顿时就跟沦陷区人民看见了解放军似的，哭得那叫一个肝肠寸断，冲着沈夜熙宽广的怀抱就想扑过去寻求安慰，不过被身手不凡的沈队躲开了，只好扒着门框做鸵鸟状，“您说这是什么世道，什么人这么丧心病狂，非逮着孩子们下手啊？”

沈夜熙干咳一声，“您先冷静点，我们需要您的配合。”

牟老师哭得直打嗝，五大三粗的老爷们儿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沈夜熙冷眼旁观，感觉自己的心肝也跟着一抽一抽的。“只要抓住这王八蛋，让我怎么配合都成。您看看外面，现在孩子们都不敢来了，合唱团也快开不下去了，这日子都没法过了。”

“我们注意到这几次孩子失踪前的一两天，都有合唱团的演出，是不是请你们先停一下？”

牟老师使劲擤了一下鼻子，“您那不是废话吗，现在也得找得着人才能演啊。”

沈夜熙不动声色，“那对于观众的来源，您有没有个谱？”

牟老师一愣，“我们这儿什么演出都有，先在演播室里录好，之后在电视台一播，全国人民都看得见。”

沈夜熙继续问：“在您看来，这几个失踪的孩子之间，有什么特别的联系吗？”

牟老师眼神飞快地闪了一下，接着使劲摇摇头，“没有……没有，我觉得没什么特别的联系，除了都是到咱们这训练的。”

沈夜熙观察着他的表情，皱皱眉，“您再好好想想，这可事关好几条人命啊！”

“真没有，您别听外面的谣言，那都是孩子们自己瞎说的，我能拿这个开玩笑吗？”由于接连发生的儿童失踪案，关于合唱团的谣言四起，牟老师也是一腔

苦闷。

“是什么谣言？”沈夜熙目光锐利地看着他。

牟老师面露难色，过了好一会儿，才皱着眉说：“咳，能有什么，多半是一些完全没影儿的闹鬼传言。是，我承认，我们平时训练用的房子里以前确实死过人，是凶宅，但……不也是为了便宜吗？再说那死了的人是精神抑郁自己割腕的，和我们合唱团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外面传得沸沸扬扬，说什么以前的领唱被老师换下去了，所以心存不满自杀后变成厉鬼，现在出来专门祸害代替他的领唱之类的话……那不是扯淡吗？我们团的孩子才多大年纪，有几个知道什么叫抑郁的？还割腕……腕子在哪他们都找不着！”

他啰啰唆唆一大堆话，沈夜熙却只抓住了关键词，“你说领唱？”

牟老师叹了口气，“我也不瞒您说，头两个失踪的孩子确实是领唱，都是站在这个位置上的，但完全是巧合，因为后边的，包括昨天失踪的张晶都不是领唱，什么闹鬼了诅咒了，那都是子虚乌有。”

沈夜熙皱了皱眉，“我需要每次案发前演出的录像，你多快能提供给我？”

牟老师：“我可能要去找找……”

“就今天吧，晚上之前，你找齐了传给我。”沈夜熙打断他的话，扯过一张便签纸写下自己的联系方式，转身离开了。

四

男人嘴里哼着断断续续的歌，脸上露着温暖的笑容，“嘘，别害怕，一会儿就结束了，妈妈爱你，妈妈喜欢你，小天使……”

他怀里的东西发出轻轻的碰撞声，男人宝贝一样地抱着它们——那是一截一截处理干净的人的肋骨，“妈妈会喜欢你的，会喜欢你的……”

他站起来，从门口走到墙角，又折回来，原本脸上的表情非常平和安静，可是在这么来来回回走的过程中，他的表情变得越来越扭曲，显得越来越焦躁。突然，男人的脚踢到了堆在墙角的一堆衣服上，在充满汗臭味道的廉价成人衣物里，夹着一件扎眼的童装，那纯白色的小裙子上染满了血迹，背后的拉链部分有一条被外力硬扯坏的口子，男人的脚步猛地定住了。

他小心翼翼地把怀里的肋骨放下，慢慢地用双手捧起了那条染血的小裙子，“呜呜”地哭起来，嘴里颠三倒四地说：“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坏人，我不是故意

的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……”

难道双手沾满了鲜血的人也知道罪恶和忏悔吗？

不知过了多久，男人的哭声才渐渐地平息下去，他的眼神变得呆滞而木然。忽然，他默默地蹲了下来，从堆得乱七八糟的杂物里找出了一个针线包，盘腿坐在地上，腰背挺直，仿佛在完成一个仪式一样，双手托起血迹斑斑的白裙子，开始极其小心而专注地用针线缝补衣服后面的裂口。

当他拿起针的那一刻，他突然从极度的混乱中安静下来，转为极度的专注，好像世界上除了这一件事以外，再也没有别的值得他关心。他飞针走线，针脚细密得如同专业的机器缝制出来的一样，恐怕连最有经验的裁缝的手工也不过如此。这件事似乎能改变他整个人的状态，男人的眼神、神态全都安静下来，他似乎从中找到了一丝宁静的愉悦。裙子缝好的那一瞬间，他扯断线。那一刻，他面对着发黄的墙壁，表情几乎是虔诚的。

此时，小河沟附近围了一圈荷枪实弹的警察。

盛遥把烟从兜里掏出一半，看了一眼旁边正在翻法医验尸报告的杨曼，怕她嫌弃烟味，又给塞了回去。

他双手抱在胸前，靠在电线杆子上注视着前方。盛遥和杨曼几乎代表了市局里俊男美女的最高水准，两个人站在一起，本来是十分赏心悦目的——如果这倒霉的臭味没有那么“十里飘香”的话。

杨曼瞥见他的动作，摆了摆手，“你抽吧，烟味也比臭味强——你说这个王八蛋，害了人家孩子不说，还把尸体扔在这，这是存的什么心？”

盛遥指了指一边，“你站远些，去上风口上，别熏着。”

杨曼瞅着他撇撇嘴，“我求求你了盛公子，能麻烦你别这么温柔体贴吗？老让人误会。”

盛遥眨眨眼睛，贱兮兮地问：“美女，你误会什么了？”

杨曼伸手一指，“滚远点！”

杨曼四下打量了一番，这地方距离市中心已经很远，由于没有规划，到处都是长长短短的小胡同，不远处是几栋老旧的筒子楼，马路的另一边还有密密麻麻的平房民居。小河沟大约是和下水道连着的，因疏于治理，水面上堆满了生活垃圾，臭气熏天。

杨曼说：“盛遥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怎么把一个死孩子扔在这，而且不引人注意？”

“我能想到两种可能。”盛遥叼着烟，走了一圈，居高临下地看着黑洞洞的下水